尤庵集八

藏書閣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

疏

擬兩賢辨誣疏 辛卯爲太學生等

伏以天地之間陰陽二物不能相無故有君子則必有小人有正論則必有邪議其强弱勝負之勢迭相推盪而君子與正論必弱且負小人與邪議必强且勝此邵子所謂陽一而陰二者也然於久遠之後則有所謂不泯者存故弱而負者常伸强而勝者反屈此亦必然之理也夫所謂不泯者何也天理也人心也然世道有升降運氣有騰倒故當伸者不能大伸宜屈者不必全屈此亦理之或然者也雖然主張此

道之人苟明是非邪正之源抑彼而尊此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則所以範圍天地陶成治道也無難矣然則主張此道之人捨人主其誰也恭惟我　宣祖大王龍飛九五運啓文明時則有若故文成公李珥以聖賢之學抱君民之志鳳儀朝端期與至治則有三竄甚之於前二兇誣之於後生遭蛾沙死被簧舌斯文之不幸孰甚於此故文簡公成渾道德甚純淵源最正晩膺　徵辟禮遇極隆當是之時無論彼此無不宗師自一伸李珥之冤而指目便生凡疾珥之人皆爲仇敵而或甚焉使　宣廟尊德樂道之誠終不承權輿讒人之效可畏也夫嗚呼上天至仁既

生大賢而何故又生此讒賊使斯世不見唐虞三代之盛歟豈所謂天之愛人不勝夫氣數而任其陰邪之強且勝歟然人心難誣天道有定故二臣者雖厄於當時公論之定不待於百年粤自乙亥之歲從祀之請發於章甫搢紳以至于今日而 殿下猶豫以難愼之意臣等不敢更瀆只俟 聖明燕閑之中徐究二臣道德學問之懿則必有不同時之歎而崇報之典不待羣下之請矣不料邪說更熾乃有洪有阜李象震柳櫻等相繼投疏肆其詆誣而櫻之疏最其甚者也臣等竊惟嶺外常稱文獻而人心之不淑至於此極也及徐究其論議來歷則賊臣仁弘實爲其

根柢也夫援等誣罔之狀誠難枚舉而其大有三曰出處之是非也曰事業之得失也曰道學之醇疵也其所爲言率皆承襲舊套而若理氣辨論學疏等說則仁弘亦所不敢容喙者也援疏曰李珥之割棄天倫逃遁空門固已得罪於名教其時尚不許司馬謁聖成渾之受國厚恩奔問不至誠所不容於王法宣廟御教凜然如昨日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毋論別事只此二款足爲二臣之斷案其他巧詆忠賢而曲護明比動稱經濟而實務鼻擡言論風旨足以張皇震耀施措云爲未免偏蔽而踈繆凡其心迹之間大可疑者類此然此特其粗淺處耳至其學術之蔽則尤有大於此者李珥早事異教而舊習未祛好爲躐等而實地未踏屢櫻虛幻既非吾儒家計而剗換面目以自濟其私說先正臣李滉蓋嘗深惡而痛絶之有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稊稗之秋遽及等語其意固有在也且珥之學專主氣字爲理以理氣爲一物而無復分別至以爲心是氣也四端七情皆氣發是其病根元由於陸家不分道器之見而

其爲害同歸於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李滉四七之分殆啓千古之秘鍵李珥既無絲毫契悟而落在儱侗之科曰李滉沒後所以攻滉之學者不遺餘力至曰朱子眞以爲理氣互發則朱子亦誤也其偏見錯認敢詆前賢一至此哉朱子之說曰有理而後有氣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此非所謂互發者邪朱子定論若是明白而尚且不信李滉之學乃朱子之學則其見斥於珥同也成渾之學大抵與珥同一關捩所謂理氣一發等語畢竟於大本上未有得力且其論學之疏初未嘗言講明窮格之事而特舉保惜精神之語爲第一法門此乃道家者流自私自利之說顯非吾儒爲學底規模蓋由學術頗僻素所受用者然也不知擬等復何意見復何傳授而撰出此一層說話也其見識之蔽錮論議之詖邪惟此一款乃其根腦臣等請就此一款悉陳兩賢道學之眞以破擬等之誤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貢曰夫子之論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臣等亦未學也

其於此等道理亦何敢窺其一斑乎第二賢言論著於本集者不翅粲然明白而擾等乃敢截斷文字黜昧語脉以惑　聖聽臣等雖未知二賢之精蘊而尚能覷破擾等之機變則安得不以盡於　聖明哉我東文獻至　本朝最明文純公李滉以沉潛縝密之學啓發關鍵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珥以高明超卓之資直溯伊洛關閩之學洞究道體故一生尊信李滉講明其學靡二賢者則我東性理之學孰得以闡明之哉惟理氣離合之說不免有小異同蓋滉嘗與奇大升論辨天命圖四端七情以爲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引朱子四端理之發七

情氣之發之語以證之耳嘗以此爲措語未妥恐爲正見之一累與成渾往復辨之曰發者氣也所以發之者理也非特人心爲然天地之化無非氣化而理乘之也天地之化卽吾心之發也天地若有理化氣化則吾心亦有理發氣發矣天地旣無理化氣化之殊則吾心安得有理發氣發之異乎朱子之意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二者不能相離不可謂互有發用也但理無爲而氣有爲故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於形氣者屬之理當初雖出於本然而形氣掩之者屬之氣此亦不

得已之論也若朱子眞以爲理氣互有發用相對各出則是朱子亦誤也何以爲朱子乎此乃理灼見精微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利害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理氣不相離之妙也若使滉在世而相與講論則其必相契而汚合也無疑矣若以滉決然主張己見使後學必從其說而莫之敢違則豈張子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之意耶臣等竊謂滉之溫厚和平決不如俗學之陋守己殘而妬道眞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滉之學問近世無比然道理無窮是非至公故頹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雖

以混之學蓋不能無一說之差也雖有一說之差何足爲盛德之累也後之人但當平心虛已看得義理不問親疎不計先後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着一箇互發二字而且謂朱子亦嘗謂互發耶珥之所以發明朱子之說與混說不同之實者毫分縷析殆無餘蘊而今謂朱子之學見斥於珥者不亦悖乎若使珥心知混說之不然而依阿掩護左攔右遮則正程子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能復正者也以珥之高明洒落專以明理爲心者其肯爲此否耶櫻等既不以張子之心待混則其不以程子之意望珥也宜哉且今世之人名尊李混

而實不知道德之如何學問之如何則又孰與珥之知之明信之篤而尊之以誠也哉珥斷然以趙光祖與滉擬議從祀之典正與朱子以程周上接孔孟之統也今擬等乃曰李滉沒後所以攻滉之學不遺餘力云者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若以辨論互發之說爲攻滉則尊信程周孰與朱子而朱子辨析程子易傳之差處甚多至論周子之文字則直以爲有老莊之味以此而謂朱子攻程周可乎擬等所謂珥之學認氣爲理以理氣爲一物云者擬等亦有人心何忍白地做出此等語以欺君父耶珥之書曰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倚着妙合之中理自理氣

自氣不相夾雜雖曰理自理氣自氣渾淪無間不見其爲二物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見者遂以理氣爲有先一物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見者遂以理氣爲有先後云此理之學果以理氣爲一物乎特以後之學者孰言迷指不知渾淪無間之中實有不相夾雜者故不免兩下說破既明羅欽順一物之病又明李滉互發之差然後理氣之妙躍如於世此正理有功於後學處而櫰等反誣理以理氣爲一物正如誣大禹以墮洪水誣孟子以言性惡不可以欺尺童況欲以欺聖明乎櫰等所謂病根元出於陸家不分道器之見而其害同於釋氏作用爲性之說者不知孰從而鼓

發此論耶陸氏妄詆周子太極圖說直以陰陽爲太極故朱子以爲昧於道器之分矣理之所謂理自理氣自氣者果如陸氏之見乎釋氏不知性之本於天理故以作用爲性而猖狂自恣故其說曰箇箇圓成蓋昧於一源之妙矣朱子之明辨不可曰此一而彼二而已今理力辨二歧之惑者亦所以明夫顯微無間體用一源之妙而彼釋氏迷藏之說益無所遁其情此實本於朱子之論而櫰等之說一至於此是豈但誣理而已哉櫰等又以心是氣也之語爲理之病從古聖賢以氣論心者多矣櫰等自謂不昧趨向之方而乃不知此耶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

釋之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爲張子釋之曰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程子曰心生道也心是活物朱子又直以心爲氣之精爽而有心自心理自理之說自孔子至宋儒皆分而言之以性道屬理以心屬氣者不翅詳矣正如大明中天而瞽者不見故珥以一言直截說破使聖賢之意粲然於世此亦可見珥之有功於後學也但心雖涉於形氣而該貯此理故聖賢有合而言之者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是也然此亦指其中所具之理而言也何嘗直以心爲理如援等之見乎若以聖賢之書未嘗有此句語爲執言之地則儒者之明道惟

在得聖賢之旨而已性善養氣之說始於孟子無極之說始於周子氣質之性之說始於程張苟得聖賢之旨直可與同條共貫而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矣況以心屬氣者分明如上所言乎此則授等自謂工訶而反取盲吠之譏矣至於成渾理氣之說大抵與理徃復論辨其天道人心氣發理乘一道之說則與理契合而其餘立論未嘗不以李滉爲主至於李滉互發之說亦以爲措語雖或未安而其意必有所本不欲遽加攻破其審愼周詳之意考之文集自可見矣又安可以此而攻渾乎授等以渾論學之疏未嘗講明窮格之事而以保精精神之語爲第一

法門此乃道家者流自私自利之說非吾儒爲學底規模云者此則雖使童孺聞之猶不勝其大噱矣昔宋臣趙汝愚受任當路朱子與書曰今日之事第一只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爲念渾平生服膺朱子之訓動靜語默無不受用況於此等緊要處其所契悟者必深且切故其於引君當道之際汲汲以此說爲先其學問之知要愛君之誠切百世之下猶可想見也然此亦豈但朱子之說實出於孟子養氣之論也豈道家自私自利非吾儒學問底規模而朱子言之此說非特渾愛之李滉亦嘗收入於其所編節要之書矣櫻等叅疏者殆數百未知

渠輩無一人讀孟朱之書而然耶抑雖知出於孟朱而直以攻渾之心甚急故隨其人之所在而並攻所讀之書若慶元禁僞學之爲者歟直是可哀而吾道不明之爲可憂也抑臣等有大懼於此者　殿下春秋鼎盛保養之方正急而櫻等乃以此等議論撼惑　聖聰　殿下若有一毫惑志於櫻等之說以渾說爲非而於紛華波蕩之中不知所以戒節則其流之弊誠有不可勝言者此孟子所以痛邪說之害正而比於猛獸夷狄之禍者也伏願　聖明明辨而戒懼焉至其所謂渾疏未嘗有講明窮格之事云者則其疏尚在安可終誣也其曰收拾身心保惜精神精一執

中明善誠身者是渾貫始終該本末而言之也其所謂惟精與明善非窮格之事乎朱子曰大學所謂格物非惟精不可又以大學格致爲明善之要此在大學章句之中矣豈櫻等皆未之見歟抑亦雖見而以朱子之說爲不足信歟況渾第一疏曰人君莫不欲從善而善不能從者何哉不明乎善而不治乎心也從善之要在乎擇善擇善之法在乎明善明善之功則所謂格致之方而學之始也古之聖賢有講此而傳授者舜禹之精一也孔顏之克復也至於哀公問政而孔子對言三德九經明善誠身之旨卒至究極要指指示入德之門則博學之以下五者是也人一

已千不得不措是也渾之說如此而擾等猶以爲未嘗有講明窮格之事則渠等所謂窮格者無乃別有一法而非臣等之所敢知也耶抑臣等又有大懼者殿下方以遜志時敏之日若入此異言以爲窮格之事不在於精一明善九經三德等事也而別求一法泛濫記誦不切於身心則此其爲害亦豈可勝言哉擾等不止誣渾而將以誤 聖明也臣等之辨不止於渾之受誣憂 聖學之或累也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擾等所論學術如此則其論粗迹者可知其所論大頭顱處者如此則其論零碎處者可知矣蓋擾等既不知珥渾道德學問實大有功於斯文則其不知

琎渾出處之正無愧於古人行事也無怍也其所謂割棄天倫逃遁空門者指琎幼少時染禪事也受國厚恩奔問不至者指渾壬辰年赴難事也臣等請詳言之夫禪學始於齊梁之間直以佛氏輪廻報應之說爲卑下說心說性十分近理故資質高明者例多陷溺雖以程張大賢其初未免流入而朱子初年則特其甚者也故其自叙之辭曰某於釋氏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蹙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蓋朱子年十五六從高僧道謙而學焉至有焚修之事矣及二十四得事延平然後始就平實故延平

嘗稱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嗚呼以朱子之亞聖猶不得免焉則珥之暫時之惑何足爲疵累乎珥年十九而誤染禪學周歲而即返吾道往見李滉而問學滉極加贊賞便謂後生可畏而其答珥書盛稱其弱冠頴脫勇於改過急於向道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而曰聖遠言堙異端亂真如程伯子張橫渠朱晦庵諸先生皆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哉向聞足下讀釋氏書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

所懼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熟而秕稈之秋遽及也又曰嘗恐吾生之浪過而有望於並世之君子不翅如飢渴之在躬足下苟能移斷置不難之心以行於世則雖科目利害之在前吾知其不與衆人同其怵迫也無疑此混所以有感於足下者也云云此書在　嘉靖戊午之歲計珥生年則纔二十有三而混之書辭如此此可謂深惡而痛絕之辭耶其崇奬推許之意殆同乎晦庵之延平而又直以古人相期則其暫迷益光於善復高明終至於上達者此實混之先見而抑可謂君子之定論矣寧可以此而謂之疵珥乎成渾之言曰珥於道體洞見大原誠山

河間氣三代人物云而珥後來成就之正大眞不負
滉之所期有如是者而擬等反取滉書中熟處難忘
等數句語截其首尾而孤行之以證其矯誣邪僻之
說其設心必欲以舊染爲累於珥故便執滉勉珥之
好意反做爲攻珥之嗀矢豈不戾哉誠若擬等之言
則是滉以得罪名教之珥妄擬於程朱事業也是欲
誣珥而不覺其誣滉矣大抵觀人之法當分初晩之
辨若不論其道德學問畢竟成就之如何而只以幼
年之失斷其人之平生則是埋鬻之戲可累孟子田
獵之好可疵明道而朱子亦不得承孔孟之統也天
下寧有此等議論哉仁弘之詆珥可謂不遺餘力而

尚不及其幼年之事援等乃反言仁弘之所不言務欲突過仁弘之上而寧背先聖已定之論其亦不仁之甚者也成渾處士也父守琛受業於趙光祖渾得傳家庭之正學而又尊慕李滉平生行事一以古人爲律早與李珥定爲道義之交及珥得君行道乃與朴淳薦渾於朝　宣廟累徵乃起首問大道之要此誠三代之盛際也昔司馬光呂公著與處士程頤相知二十年後乃始薦之光等之薦程子之出夫豈苟然而已乎文彦博以大臣益恭於幼主而程子以布衣自重曰不敢不自重也士之自任之道當然也渾既學程子者而君父之待之者以古道使之者亦以

古道則渾亦不敢不以古道事之道有不行則不爲恩隆而久留義有不可則不以　禮勤而輕進如此然後方可以不負所學而答吾　君待士之盛德也壬辰倭寇禍亂之大也官守奔問臣子之常也渾於此際豈不深思熟慮以盡其處變之道哉只以君子所守異於常情惟殉道義不避嫌謗故衆人不識多口嘑沓臣等請更言之渾之遭遇　盛際首尾數十年徵書相望　寵命日隆而入城不過五行立朝未滿數月是　君臣相際之道與當仕有官職者固已不相似矣其在　兩母后之喪也渾與李珥俱在田野珥皆入赴而渾則皆不入夫國恤入赴臣子之常

節而珥渾之或赴或不赴何也司馬光當神宗喪不召自入程子當高后喪有召不赴珥渾之事亦猶是也故世人不以此非渾　宣廟不以此罪渾豈以王者待士之道不宜以常節責之也及當倭寇之入也渾方待罪田里　朝廷不復收召渾自念山野之臣身被鉤黨之目若無洗滌收召之　命則徑進　闕下義所不敢故引王蠋江萬里之事以自靖此豈渾之本心哉實出於不得已也不意　大駕西行央於一夕不及出候道傍者茲亦事勢之使然也其見於行朝待罪啓辭者悉矣論者乃謂其時雖不及出拜後當追赴西路云是亦不量渾之義者也義若當赴

於後則豈其不入於前乎特以　駕過本州情理不忍擬將出拜以俟進退之　命而倉卒未及故無可柰何痛哭而已及光海以世子駐伊川召之渾乃力疾以赴非渾之苟赴也以其有入赴之義也渾自成川卽入義州者亦非渾之冒進也以其旣入分朝義不可不入　大朝也　大駕還都病未隨扈追詣闕下乞身而退則渾之終始進退莫不裁以義理之正者豈不曉然明白乎噫執鞿勒從君父世之庸夫猶且勉焉則以渾之賢寧有不知而苟然而已哉蓋在昔人君本不以奔走効力責之在外之臣蠋事尚矣萬里則以度宗朝相臣與賈似道不合而退不赴

國難而死於其鄉常仕而退者尚且不赴則況本在山野者乎非獨萬里之事爲然也先賢若楊時尹火旁享字諸人當建炎板蕩之際君父奔播道路而未嘗無召自至若胡安國則再被高宗召命於播越之際或既登道而辭歸古人行事多有如此者則君子出處雖不敢妄論而竊意渾之自處亦必有其道矣彼讒者必以此執言者抑有其由臣等請索言之渾自癸未上章伸琿之後大爲羣小所深怨琿没之後衆怨叢于渾身乙酉羣奸誣以醜語列數黨籍書名天府則程子之不得復召實非簾中之所知也己丑逆節起於羣小之黨　宣廟特思渾賢以亞卿　召之恩

肯至再當此之時渾雖欲不進得乎程子西監之就
也門人尹火旁亨字疑之程子曰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
仰承德意云渾之此行即程子之義也而羣小之慫
渾者反自扇聳從此益甚辛卯以來黨禍復作必欲
甘心於渾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猶不敢發及夫弘老
之巧中仁弘之毒螫乘機抵巇雄唱雌和前後繼起
則甲午之　批辛丑之　肯皆緣市虎之交亂初非
曾毋之不慈也弘老等構揑之說則前後章疏略已
論列　聖明想已洞燭矣惟仁弘誣渾之劄則聽者
或未覩其肝肺臣等不得不終言夫仁弘之必欲陷
渾者非一二也始與崔永慶共推曹植而斥渾之專

李滉終與梁弘泲構怨相圖而疾渾之彰破渠惡內懷戕賊之心外肆詖邪之說簧鼓譸張勒成罪案其言曰渾若以不赴　國難擬諸王江則何獨於逆變之初託稱赴難不待　召命輕入城中云是仁弘非不知王江自擬之爲當也然且强爲是說者特以羣小之怨渾在於己丑故欲執壬辰之不進以詆己丑之進初若無召而自入者然其陰險傾危之意畢露於此矣然則前進後退四字本是羣小怨渾之私言非君子之所宜惑也仁弘於詆李滉疏中亦嘗僭論儒賢出處之道則仁弘豈不觀古人文字也亦豈不踐古人行事也然於其攻李滉也則以自進爲咎毀

成渾也則以難進爲罪奸賊情狀不翅觀火而櫽等乃敢紹述仁弘至舉其王法不容等兇悖之辭肆然馳驚於白日不亦痛乎果若此輩之說則程楊尹胡諸君子不免爲忘君負國之罪人而守道自重之士難進易退之君子悉可以王法從事也其爲悖亂豈獨渾之受噬而已哉必將爲斯文千載之禍矣大抵不見李珥遷善之勇則何以知其見識之超卓不見成渾處變之義則何以知其操履之敦確也是其道義之眞出處之正我東儒者之道至兩賢而較著此非臣等之言乃先正老師之論也昔孔文仲指程子爲奸邪余嘉指朱子謂僞學自文仲嘉等視之程朱

亦似奸僞故詆斥無復忌憚今此櫻等至以遺君後親等語斥兩賢者亦猶文仲嘉之視程朱則宜乎其言之若是其甚也具眼者自可辨之臣等亦何足相較也櫻等於珥渾出處全未見得其大槩故其於事業論議之間實不能窺其涯涘敢肆詆毀無所不至其所謂動稱經濟實務專擅云者乃急於誣人而不覺其自陷於小人陷君子之轍吁亦異矣自古君子得君行道小人之害之者何嘗不以此爲目而以近事言之則此實衮貞誣趙光祖之說也噫士生斯世其抱負之重爲如何哉窮而學之將欲達而行之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如是又安可謂明體適用之眞儒也東方儒者之學莫盛於我朝而亦未有出而以經世自任者惟趙光祖以純正之學遭遇中廟拔茅彙哲庶幾一變而至治未興奇禍旋作李滉以精深之識儀表儒林而專意引退不欲擔當時事故經世大道未見展布其後繼光祖滉而興者實維珥渾渾則雖負望斯文而迹在山野未嘗自任以當世之重然辛巳一疏亦足以見其經綸施設之梗槩矣唯李珥以王佐之才值 聖明之主其眷眷於救時極言竭論終始一議其所以論治者爲說甚備而乃若其要則未嘗不以修己爲出治之大本安民

爲救時之急務修己之道則必以唐虞三代爲法而格致誠正之目莫不一本於聖經安民之術則必以革弊變通爲先而更張布置之方率皆參酌乎時宜不但可行於一時而允爲萬世之通法此豈拘儒俗學所可摸象其萬一哉其見於萬言封事及東湖問答等諸書者可考而見也至於朝論橫潰譽紳不睦則珥獨深憂遠慮以爲東西二字必爲亡國之禍胎而力陳洗滌調劑之策鎭靜其浮澆裁抑其譸訾周旋兩間不顧怨謗其至誠惻怛光明正大之意如青天白日靡有纖毫之幽隱而亦以此大忤時輩之心我 宣廟深識其有經綸道德簡自 聖心將欲大

用癸未際會之隆寔東方千載之盛舉　明良相遇
治化可成而娼嫉之徒羣吠四起哲人云亡天不慭
遺使我東畏不得蒙儒者之化志士之痛到今益深
而攖等反以此爲珥之罪然則士之出身事主者固
皆忘致澤之大道而沒溺於利祿然後乃爲賢乎若
使攖等之說行於世則士不聞大道之要而畏不蒙
至治之澤矣此非只誣珥渾而乃欲誣天理誣萬世
矣且人臣受君委任擔當世道竭盡底蘊其迹疑於
專擅而人君之所厭聞者亦莫甚於專擅故恭顯用
此題目以爲殺蕭之機阱此正人主之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者也至若所謂巧詆忠賢曲護朋比云者是

爲藏頭之說以爲熒惑之計臣等莫測其指誰而發也然推以仁弘之說亦可知擾等之所主而言也昔在　宣廟壬申年珥上章論故相李浚慶遺疏之失焉辛巳年仁弘論沈義謙並及鄭澈而珥與之爭執焉所謂忠賢似指浚慶也所謂朋比似指義謙澈等也臣等請得以明言之浚慶社稷之功國人知之李珥亦嘗稱道其賢相矣然其病痛亦自有之性氣矯尤不喜士類至斥李滉爲山禽　宣廟方銳意文治士林顒望而浚慶以元老大臣所以導迪者專主因循及其遺疏過疑士類以啓　聖心之惑而其所以攻破之策適足以起朝著之禍端故李珥血誠論救

明其不然昔宋臣留正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朱子責之曰朋黨之禍至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王於亡人之國蓋不察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理之素心亦若是耳夫論事之體只當論事理之如何若以其人之賢而並護其事之非則亦豈君子之用心哉司馬光首膺元祐之召將變熙豐之政而明道謂終歸于亂陳俊卿汪應辰可謂南渡賢臣而朱子亦嘗以善類宗主許之矣及其一正士見逐而不能救則朱

子便斥俊卿爲本無可觀而應辰爲碌碌賢者之論人取其所長而責其所短其心自至公以此而謂之巧詆者不亦誣乎義謙當權奸竊柄之日實有扶護士林之功後來一種論議妄揣　上心用爲陷人之機阱而今考義謙平生行事其不爲濁亂之邪人明矣至如鄭澈則忠清剛介之人也但其稟性過於峻潔嫉惡如讐大爲潑仁弘等所怨怒潑仁弘等以外戚斥義謙而必欲連累於澈矣珥以爲義謙果是外戚則猶可棄也澈則介士不可論也是豈珥之護澈哉特仁弘等自爲朋比以啓不靖之端耳當是時也舉朝乖隔而能超然獨立不染於黨目之中者惟珥

一人而已況渾以局外之人何曾干與於其間哉惟其羣小之怨深積於癸未而釋憾之計巧發於己丑夫羣小之誣澈以己丑治獄之事者構揑羅織固無所不用其極欲巧反拙情狀盡露數十年來公論始伸癸亥反正首雪寃枉則至於今日用是罪澈者亦云駭甚矣況敢並累於渾耶噫當時謂澈等爲奸謂兩賢爲黨者果誰人哉不過汝立仁弘輩之所主張而和附之徒從風響應及汝立仁弘皆以兇逆誅夷而是非邪正自不容掩則於此益可見兩賢好惡必察愛憎至公之心也而櫻等必欲以曲護二字黜累於儒賢其亦岌岌乎用心哉嗚呼世道交喪人心陷

溺未達儒俗之辨徒知偏黨之論以小人而量君子執童觀而疑大道者滔滔皆是也今援等以遐方蒙學其視君子之大道不翅若小人童觀而顧不知從前邪說實出於賊賢覆邦之奸術乃敢執爲口實靦然露章於　聖明之下其亦可哀而不足責也已夫其所謂遺親者本於癸未羣慝之啓也所謂後君者本於壬寅仁弘之劄也動稱經濟者本於乙酉潑之啓也實務專擅者亦本於癸未之啓也心跡之間大可疑者亦本於仁弘之劄也今若檢看前後說話則可知援疏之所從來而毀譽淑慝之實自有不容盖覆者矣援等又引乙亥年　御批以爲箝制公論之

計者稷疏曰乙亥年間始有此請而仁祖大王毅然屏斥當時御批不啻丁寧而痛快至今莊誦不覺感動而激仰弓劒纔遺橫議又作輕朝廷而負先王莫此爲甚云云是亦仁弘之餘術也曾在五賢從祀之時仁弘唱言排之而懼公議之不可遏則遂引宣廟之批以爲攻斥李滉之證據夫聖人猶天地陰陽舒慘變化莫測彼小人者乃執其一端以爲誣賢之資此何異以一時風雷之變而誣天地大和之運乎稷等名尊李滉而實祖仁弘且見殿下方在諒陰至誠追慕以爲若引先王之批則殿下之心片辭可撼而爲此逢迎嘗試之態夫舜服堯喪羹墻之慕可謂至矣然舉十六相退四凶皆與堯殊政故朱子曰如春夏秋冬相反

以成歲功夫　中廟罪光祖之教豈不丁寧袞貞輩豈不莊誦哉然　仁廟卽令伸雪其寃　宣廟斥混之教亦豈不丁寧仁弘輩亦豈不莊誦哉然　聖考未嘗黜廟夫援等不欲　殿下遵　二聖好賢之誠而反欲信羣小醜正之說吁亦悖矣援等藉曰從祀之典至重且大不可輕議留待後賢則或不害爲愼重之意而乃敢構誣醜詆極其張皇又懼誣罔之不深遂攻其所以講明聖賢之緒論不覺其自陷於誣聖毀經之罪其無所顧忌如此則於二臣也又何憚焉況彼碑辭中狀德處文字之錯只是文人立語尚奇之過耳何與於大賢實地上而援等猶且引以爲

說櫻疏中屢櫻二字卽李恒福所撰碑文中語其捃拾文字巧爲詆病之態噫亦太甚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嶺外之大戶不下數十萬豈人皆此輩也哉此輩特其陷溺詿誤之深悖妄無識之甚者矣觀其會議之際爭鬨歐鬪無復士子貌樣噫嶺外者寔前賢講道之地其流風餘韻尚或未斬而其議論氣焰乃反一遵仁弘之縱悖無忌之習豈所謂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者耶噫天地旣有陰陽則是非之分何代無之未有如近世之甚者也　宣廟之世不有三竄二兇則二臣經綸之美庶幾可見矣　聖考之朝不有振後權蹟則一國趨向之定庶幾可保而櫻等亦不至於祖述

兇邪之餘論倒戈聖賢之大訓以肆於　聖明之日也然主張此道之權唯在　殿下之一身伏願　誠心與學體二帝三王孔孟曾思兩程朱子之道而一以貫之則　聖學高明聖鑑洞澈有以獨見於義理之原頭而不眩於人言之同異知理氣二物一而二二而一渾淪妙合亦不夾雜之實則知珥之所論洞見道體發前聖所未發所謂理氣一物認氣爲理之病太不着題而陸氏之昧道器釋教之言作用不翅黑白氷炭之自別益見珥高明純正之學逈出尋常者矣知前古聖賢論說義理不厭熟講而未嘗苟同則知珥論辨互發之差意在明道而未嘗有意於攻

混也知聖賢論心以知覺爲主而知覺卽氣則知理心是氣也之說說得明快妙契于聖訓而有功於後學也知保惜精神之訣爲修身之至要而朱子未嘗作第二義看則渾之淵源有自可見而　聖心不溺於芬華蕪昵之惑矣知精一明善學問思辨之未嘗不爲窮格而又知必先於三德九經之切於身心政事之間者是乃聖賢之大訓大法則渾之門路之正規模之大可見而　聖學亦不至於向外浮泛之失矣知異端之說易以溺人而程張朱子尚且出入則理之幼年雖迷不足爲大賢之累而混之與理之書意在於獎許不在於痛絕可見矣知羣枉害正讒言

資承家庭之訓操履專篤充養純完德成行尊繼爲
宗匠粤自　先朝亦既徵招而　初元虧簡倚以爲
政則其兩世道學之懿臣等不須一二陳達而　聖
明固已洞燭之矣曾爲長生即其所居連山縣境建
立院祠以妥其靈仍爲士子藏修之所及集之没也
遠近士子不忘儀形咸以爲依近世坡山書院之例
同堂而配享之實爲儒林之盛舉而　昭代之美事
也乃敢以今年季秋之中丁相率而妥侑如法矣顧
念斯院之創垂三十年而適會時事多故迄不敢陳
乞　宣額夫　宣額之有無而事體頓異輕重自別
其所關係有如是者昔朱子乞修白鹿洞書院也深

歎其有屋廬而無勑額夫白鹿洞者唐李渤之所隱也只以太宗皇帝嘗有九經之頒故朱夫子以爲先帝之所嘗留意而眷眷如此今長生父子之德業固與李渤殊科而　先朝之所嘗禮敬　聖世之所嘗登庸又不但如頒經之舉而已也　朝家之所崇報士林之所尊護誠不可尋常處也則　恩額之典亦不可一日緩也往在嗣服之初深谷坡山紫雲三書院錫號之　恩一時並施大慰士望　聖明右文之意既如彼彰明則今茲未遑之典盖將爲次第舉矣伏乞　聖明俯垂睿鑑亟賜嘉名以示崇儒重道之意且以爲儒宮久遠之規則不獨區區章甫之幸其爲

敦本興化之助豈淺鮮哉亦可爲息邪說正人心之急先務也臣等縱昧蟻述之功久沐栽育之化當此尊賢明道之日敢陳　宣額顯號之請臣等無任瞻仰祈懇之至

故參贊白仁傑南平書院請額疏

伏以惟我東方自殷師以來素稱禮義之邦而第考其道學淵源端的可指者則亦無幾人矣麗朝鄭夢周之後有以豪傑之才直尋程朱正脉一以斯文爲己任而卓然爲百代儒宗者則惟故儒臣文正公趙光祖一人而已其時親受其學不墜緒餘至死羹墻以傳師門之一脉者曰故忠肅公參贊臣白仁傑其

人也仁傑生而穎異孝友出天稍長力學自立慨然有求道之志始從大司成臣金湜以諸生講學于國庠非性理之缺則口未嘗言其學益進則能自得師遂從光祖委己而事之就其宅傍搆室以處一言一動惟光祖是視及光祖被禍而死仁傑至誠慟毒非但羣小以光祖之徒擯棄排抑仁傑亦不欲立於其世絶交息游閉門讀書其時士禍之餘俗尚大變道學二字爲世大禁而仁傑猶不少沮愈自激昂繩趨尺步不失師規及至黨禁稍弛始從有司闡科登朝則乃欲以光祖之所行於　朝者行之雖小人餘黨非笑譏誚而猶不以爲意及至乙巳之禍士類之

魚肉將有甚於光祖之時故雖鴻儒碩輔猶且斂氣縮頭罔知如何而仁傑猶奮不顧身要以隻手障塞洪流雷霆之下九死不撓眞可謂衆流靡靡一柱亭亭者也及至就理覩死流離困徙之中猶日誦太極圖說四書易及程朱之書如是者蓋二十年而未嘗發是亦不忘光祖之遺教也　宣廟卽位將興至治收召賢俊則朝野之論皆以仁傑爲第一　宣廟召置經筵數旬之內自校理擢拜直提學又數月陞爲大司諫上論　垂簾之不可久　宣廟旣專聽斷初服陳戒之辭亦不出於光祖之所以告　中廟者也其言曰人主一心朝廷之本也君心正則朝廷莫不

一於正矣是以古之聖王必先正厥心以立其本所謂精一執中即其學也而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誠使殿下體精一之道皇建有極則表端影正羣下取則莫不精白一心不應後志矣嗚呼雖使程朱復生豈可以易斯言哉　宣廟益知其賢又未一年陞爲憲長而日卿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氷霜君子生世揚于王庭致君堯舜可也仁傑亦感激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略以聖敬日躋爲勉進聖學之本而縷縷以道學不振爲憂請從祀光祖于文廟請伸宋麟壽等諸賢之寃請招延李滉而引用李珥成渾等以風動士林振起斯文其餘言論

風旨不可勝記而至誠拳拳則惟在於此矣其所以上承光祖之傳者既如此其純粹明白而下啓後人之功又有大焉如文成公臣李珥文簡公臣成渾皆其門人也雖不可謂純師其以光祖之微言至論公誦於斬伐之餘使二臣者得以聞而知之遂因以大之則譬之龜山豫章雖於程朱不無大小之可言而其上繼下傳聖道益明則其功可謂盛矣夷考其平生始末眞所謂儒先之宗適後學之梯棟也生而有功斯文者死而必享俎豆此古今之通義也仁傑於仁廟辛丑以禮曹佐郎出爲南平縣監不以下邑爲鄙卑首以興學養士爲務四境之內皆置書堂擇修

士爲師俾主教導又頒廩贍學而月至其所考課其業兒童所學爲正句讀此實程明道爲邑之餘法也以故貿貿遐裔之士得聞真儒之風而皆知向方則其深仁厚澤在於縣者爲最矣夫以仁傑之正學淵源雖在異地越疆惟當尸而祝之況其游宦之鄉乎故鄉中父老議建祠宇春秋設享積有年紀矣久而傾圮今將重建以爲永久之圖而第無　恩額之章則流俗所輕廢墜無日矣臣等竊聞　聖上臨御以來崇扶儒賢之典無所不暨而獨仁傑之祠未有及焉此則臣等孤陋畏恐不以上聞之罪也今敢裹足赴闕猥籲　天閽伏乞　聖明特下有司俾議所宜

之號以新一時耳目則非獨一縣之幸其於斯文之興廢亦不無所關也臣等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啓辭

未叅陪　祭引避啓

啓曰臣以愚妄屢貢違慢引咎歸田是分之宜而頃於　禫前聖教溫諄未蒙　允退臣誠惶感祗自徊徨不意茲者復此叨冒內自循省益增驚懼昨見大臣　啓辭則返虞以後以至冬享不叅人員並令憲府一一糾正臣以賤疾亦間有未叅之日臣亦當在被推之中何敢晏然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五臣遠竄後引避啓

啓曰五臣遠竄之　命遽出意外　聖意所在雖不敢測窺而臣於頃者妄陳疏章略及是事今此　嚴譴之下臣安得不驚悚震越乎臣疏本意直欲渠輩被論之後杜門咋舌念咎自新偕之平蕩之道是欲以大善之義望之也不料茲者　天怒赫然　行遣太重羣情震懾皆以爲過當臣之不能從容啓沃之罪大矣且臣疏中所謂善處謗者盖臣實聞李時楷李行進頗能推分嘿省故敢附無隱之義至於上達若嚴鼎耆李海昌亦能斂退不爲呶呶之狀人多言之而煩不敢盡舉況稱爲數三人矣伏聞再昨筵席　聖教以爲李時楷等外更有善處謗者乎云云當初

臣疏不能詳細陳列之罪亦大矣以此以彼決不可仍冒請　命遞斥臣職

憲府請還收五臣遠竄啓

大司憲金集掌令宋時烈　啓曰今此五臣遠竄之命行遣太重羣情震駭皆以爲過當夫五臣之罪本以持身不謹墜壞名行不可不稍加糾正元非欲置之重律也若其被論之後不善處謗之失則果有之然因此至於投畀遠方則罰過其罪矯枉太直非唯渠輩不能心服臣等亦疑　殿下涵養之功或有未至而好惡之正未免有過也請申冕李之恒黃屋李海昌嚴鼎耆等還收遠竄之　命

憲府請遠竄金自點啓 己丑十月 掌令時

啓曰金自點黷貨奢僭負國營私之罪既爲國人之共憤足被流放之常典而論執閱月 俞音尚閟臣等竊惑焉自點擅弄威福恣行胸臆邊閫老倅皆出其門輦輸填委民力已竭無耻士夫率皆引進以致官方日紊世道壞敗迷國誤朝莫此爲甚 殿下雖欲以勳貴而私之胡可得焉舉國公論久而愈激請亟 命遠竄

憲府請覈治李禧宋興周等家奸變啓

啓曰近日民彝晦蝕風俗敝敗倫常之變多出於士夫家亦或有因嫌搆誣之言行於其間者司僕寺正

李禮之子奸其從母事覺自斃之說傳播浪藉繼聞李禮家謂爲行護軍洪憲及姜翊妻所誣至有呈狀之舉該曹所宜兩造辨覈亟斷大獄而置諸尋常淹滯累日至於按問之際舉措失宜殊極可駭請該曹堂上推考郎廳罷職兩邊家長李禮洪憲並爲拿問處置礪山前府使宋興周之子奸兄女之說亦甚狼藉掩置不發人皆痛惋請令本道捉囚　啓聞處置家長宋興周削去仕版其地守令難免掩置之失亦命罷職

因宮奴事引避啓

啓曰整朝綱矯風俗雖有緩急之序然豈待朝綱盡

舉然後乃矯風俗乎臣自在鄉時熟聞諸宮家奴僕怙勢豪橫莫敢誰何及至京邸麟坪大君宮奴作挐於臣所寓至近之地臣職在風憲則其事雖微不可置而不問故累日推捕竟不能得其徒一人僅得拘留今又解去噫古之士師猶可以執天子之父今之臺憲乃不能治大君之奴法之不行自貴近始世道良可寒心此盖緣臣疲劣虧損臺風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臣職

吏曹判書金集去國後乞退啓 庚寅正月

啓曰臣昨以言事不合乞退而 聖明慰諭同僚請出臣之狼狽到此益甚臣之所可去者前事之外復

有數端吏曹判書金集臣之所師事者也玆被右相之斥蒼黃去國而臣不能極力明辨同其去就臣不勝慚靦也臣本草茅疎賤感激洪恩與金慶餘宋浚吉等妄有激揚之擧因此輾轉浮言胥動謗議朋興延累師友駸駸轉及元老亦有可驚可愕之說不勝其多必欲去之而後已所恃者 聖意堅定三公夾輔庶有以辨別鎭靜不使國事終至於潰裂也不料今者右相因些細故便懷不平其所辭職之疏有曰身佩安危係國存亡有曰來自山林德望蓋世隱然有議刺二臣之意又曰傷弓曲木又曰適所以禍之也終則以爲觸犯忌諱救死不贍語意太深一節加

於一節有若以金集爲執握一時張皇威福者然噫言之不諒有如是耶夫所謂時者是誰之時也君相所以陶鑄一時也右相當國秉政身任經濟而有若以此時爲他人之時者然亦不可知也竊想右相之平生必不至此必有往來行言有以激成有如 聖教者而究厥所由則實原於臣等妄作之罪也噬臍咋舌已無及矣昔范仲淹被逐尹蔡余諸人以爲仲淹臣之師友進退榮辱義無獨殊請同貶朱子之被斥也知舊門人其能自守者皆同其退而其不能然者依違狼顧故朱子或以風頭立脚不住責之或以大耳三藏覷天津橋上譏之今金集既去則臣義難

獨留此臣之所當必去者也噫　殿下膺受艱大奮發大志禮延元老登崇宿儒臣因謂　殿下將誠心與學克己從善嘉靖邦國如殷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則一世臣民與有榮光故臣不量陋劣黽勉進退既去而復來今者　聖明施措有大不厭衆心者而世益溷淆事益艱危臣上怖天災下憂民隱瀝血敷陳冀效涓埃而其大者既未蒙察納今又有師友之義不可異同者一退之外無他道理且臣昨論玉堂之緘嘿不言今見答沈之漢等疏曰爾等殊無所失之漢等若無所失則是臣言妄也尤不可強顏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吏曹請汰去忠勳府都事張善澂啓 戊戌

別嫌疑明等威有國常體大夫之臣不敢稽首以其等於君也聖人未嘗不致謹於毫釐之間也忠勳府研藥人數與內醫院無有差等此是前例之甚謬者兵曹減定其數名正理順事得其當都事張善澂因此發怒酷治該吏惹起鬧端其不顧義理率意妄作之失大矣請忠勳府都事張善澂汰去以懲其後何如

若其全篇大意則無非此事不獨匪風下泉爲可諱也若今日改一款明日改一款將至於終無一言而後已則便非我　先王誌文矣程子曰一髭髮不似則便是別人容貌尚然況於　德業乎苟如領府事李景奭之言則不若全棄此文而別製之爲愈也曾聞戶曹判書許積之言則以爲勿使印出則可保無憂云臣意以爲苟處之有術則欲更書其未書者今更刪去已書者則大非臣之本意然大臣之意如此唯在　上裁之如何

假注書李夏傳諭後書啓　己亥十月

臣之所患別無疼痛處而只是寒熱往來寒戰之時

則如瘧疾始發者然熱作則手足如火此症循環無
間已過三朔少無減歇之候今則長委枕席不能起
動故朔望　殿奠問　安之時一不得趨詣尋常哀
隕悲苦而已今承　諭旨尤不勝皇恐感泣之至只
以病勢如此無計承　命伏地俟罪

奉教宋昌傳諭後書啓　己亥十二月

小臣前後疏章備陳所懷而其不敢盡者終有所不
敢盡焉私心隕塞計無所出終至於不得　陛辭徑
出都門臣之罪戾固不可贖而乃若臣之情勢則實
有可愍而可哀者矣臣之妄作之罪至於如此而
聖明不以爲罪反下溫批至遣史官諭以相見開懷

書啓

檢閱俞命胤傳諭後書啓 己亥六月

臣之情勢萬分悶迫只守狷狹之志莫念分義之重有此徑出之舉臣之罪戾萬死有餘矣然臣初非得罪於 聖明者區區犬馬之情豈敢有一毫孤 恩負德之意哉此心耿耿可質神明而 聖明所以見諭者至有不捨不棄等語臣惶恐隕越不知所喻且蒙 遣史官傳諭之舉此尤非賤臣之所敢當者瞻望 嚴廬但自涕泣

注書權斗樞傳諭後書啓 己亥七月

臣曾於　榻前冒達以爲將有文字之役而城裏多事姑請還出城外以待事畢云云則卽蒙　允許卽就閑地料檢春秋館纂集廳抄録文字以待　行狀之至而撰述　誌文矣不幸重患暑痢再不得赴召祗俟罪譴不料玆者　遣史官諭以入來不勝惶恐感泣當不敢俟屢以進而所患方劇須臾不得安坐當午尤甚當俟日氣少退午後忍死趨入請罪伏計

檢閱宋昌傳諭後書啓　己亥九月

臣伏承前日所　下傳敎之意　先王志業尤不敢埋沒於斯文然外忌煩言內牽時議務爲微辭婉語

之意臣雖極冥頑異於木石寧不知感第念臣萬不得已而既犯徑出之罪寧被刑章而似無還入之理矣臣前日重被人言俄又觸犯大臣不敢自安再出城外其時　聖明再下召命臣並皆還入矣今日事勢則與前頓異故終不敢奉　命臣罪至此而益無所加矣臣少讀古人書粗識事君之義矣今玆舉錯實是悖經違禮孤　恩負　德之甚者而猶不敢避臣之蹤迹可謂戚矣臣越瞻　寧陵松栢蒼茫回望象魏天日杳邈怨苦悲慕惟自抆血臣之情事只有鬼神知之矣

承旨吳挺緯傳諭後書啓 己亥十二月

臣昨於史官之來略陳微衷而中情隕結不能罄竭
然伏竊以爲　聖明必以默會而許臣之歸矣不料
今者又　下手札至遣承旨傳諭臣隕惶罔極益不
知死所噫　聖明視臣臣豈是忘　先王而負　殿
下者哉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存故頃自陳疏以來
屢蒙　聖教而終不敢留今玆　御札中似若問臣
蹤迹蹙蹙之意而臣又不敢對要之臣死之後臣情
乃見也臣自定歸計以來終夜無寐終日不食戚戚
嗟嗟如癡如狂人有問者但有涕淚而已區區寸心
聖明亦必哀而諒之矣臣情竭意縮更無所言臣以
此筋力未保其生全若賴　殿下仁恩幸而無事還

家則庶以疏章聲陳所懷也

承旨吳挺緯再來傳諭後書啓 己亥十二月

臣朝者因承旨之歸付奏所懷而覆盆之下 天日未照至於再遣承旨追及於莽蒼之地 懇諭以還入蓋緣臣事 殿下未能如父母猶有隱情故 聖明猶以臣爲有可入之義也是又臣之罪也今臣理窮情迫試敢略陳焉臣行身無狀人不以人理相待忍以臣子不忍聞之說加之臣身非不欲卽自死滅以明臣之不然而亦不忍效匹夫之諒以傷 聖明至仁之心故雖復隱忍苟生以至今日亦何面目復入 天門更對 天顔乎人臣被不忍聞之言而猶

且恬然不以爲意者是足爲此事者也玆者　聖教有曰復來相見則更不挽留云云　殿下之爲臣地者可謂曲盡而無餘矣雖慈父之撫其子何以加此然而臣終不敢承　命者誠如所陳之說矣臣今當遠離　回望涕泣更無所達

汪書朴純傳諭後書啓　己亥十二月

小臣卽伏承史官宣傳　御札則　殿下叮嚀下詢以小臣下去之端臣到此地頭亦不敢更爲婷婀矣臣竊聞人謂臣事　殿下無專一之心此人臣之極罪何忍一刻喘息於覆載之間哉然仰恃　聖明之在上又以爲此似無理不根之言故雖父子之間亦

不以相語潛心默禱以冀其消磨矣既而今日一人來言明日又一人來言以至於無人不言臣每聞此言心膽如燬恨不即死更以何心戴冒天日而偃息輦轂之下哉然恐有因此不靖之端而　殿下有大段難處之事故臣只欲乞身下去僥倖其萬一靜帖矣不料　殿下一遣史官再遣承旨連下　手札强挽臣行而愈惟臣之必去故臣不得已而言有痛迫之情矣茲者　殿下復下手札有下詢之擧而臣亦終不敢不言此與小臣當初之心大相左矣臣既發此言之後則義當歸身司敗以聽　聖明之財處而又念如此則是臣似若以　殿下爲有疑臣之心也

是則　殿下不疑臣而臣反疑　殿下也是以隱忍腐心只自悼其爲臣無狀之罪而已

奉教鄭重徵傳諭後書啓　己亥十二月

臣又伏承　殿下復遣史官傳下　手札許臣南歸　聖恩至此不翅如天之大如海之深臣感淚自零愈不知所言第復以既歸還來爲　教竊恐臣之情勢猶有所未盡上徹者益切惶惑當初若蒙　聖明即許退歸使之浹然無迹則日往月來釁孽消磨庶幾有再入之勢故臣於前日之疏只以三事乞歸矣今則情迹全露已展難縮只合素蘐祗伏以待枯死是亦　殿下始終生成之恩也臣不勝銜　恩感德之

至

假注書金錫之傳諭後書啓 庚子正月

臣自去年七月以來病不離身沉綿六朔爲一死尸粤自煩言一起心膽焦煎冒犯死罪章皇下來非是病去身健能涉遠道實因寃氣掌拄心火發動遂能支持以得不仆於道路矣及至還家則精神怳惚支體萎苶長委枕席朝夕待盡時一回思則鬱孽如山只願溘然而無知也不謂 聖眷愈隆恩欲洗瑕滌垢復收遺履降下十行綸音遠遣史官傳諭臣隕越感激涕淚如瀉此等踰涯之舉於敵以下猶不知何報今況得之於 君父乎臣誠思粉身糜骨而不可

得也臣伏讀　聖教以　殿下感時罔極之懷諒小臣追慕悲愴之情噫　殿下誠知小臣之心矣臣自先王上賓禮嚴制禁縱不敢任情號哭對人言及兩目先泚燕居追念五情如割仰瞻日月則如見　先王之容色時聽雷霆則如聆　先王之聲音至於下來之日閭里士民闔道涕誦則臣不覺掩泣而失聲也況此歲律回春怵惕如見之誠果倍於常日矣今者　殿下之言及此小臣當作何如懷也區區寸赤更無所寓只自號天而已至於流言飛語之　諭臣尤不勝惶感然此無非小臣爲臣無狀之致也臣若有忠實之心少孚於人則人何忍以此加之乎臣自

訟之不暇而不敢有尤人之心也然亦不可謂讒者之言或徹於　聖明之前也何也太陽中天魑魅遠迹禹鼎高峙神姦戢妖其理孔昭而且聞韓愈有言曰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令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夫元和之世非必爲三代之治而猶尚如此況今　殿下聰明之資公正之德敦大之量度越千古則雖有孔壬巨猾何敢至於前而爲讒哉此不過惡臣之人造爲誣辭飛傳於外假託以爲　內間亦有此說云爾臣既知其不敢進矣又何敢疑

聖明之入其說乎而今者致勤　聖教至於如此是則慈母未見三人而其子遽疑投杼也若是則臣之罪戾尤不可勝誅也然而臣終不敢留而必歸者蓋有說焉昔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人臣既得此號名則何敢舉顏而事　君父乎故臣雖犯徑出之罪而有所不辭也至於益平尉洪得箕之事則臣未見其疏故不敢妄有所陳又不欲與之相較又不欲帶累多人而只欲沓着其罪於臣身而已至於諭臣上來之　教則臣不　命猶承況如此丁寧乎臣下來之日極欲　陛辭更瞻　天顏因陳螻蟻之忱而恐懼隕穫終負微誠則此心耿耿常如

食物之不下矣今欲忍死上去一謝　聖明則狗馬賤疾如上所陳瞻望　天閽只自隕涕而已

檢閱俞命胤傳諭後書啓　庚子五月

臣因道路之言竊聞臣罪名極重不敢在家即出路傍上章待罪祇俟　朝命矣不料　聖慈特垂寬宥復遣侍從之臣所以傳諭之辭極其懇惻千載之下可泣鬼神以臣罪戾之蹤顧何以爲心哉感泣隕越不知所處臣竊伏見尹善道疏辭則其所斥議禮之得失如臣迷暗固不敢知而其他所以斥臣之罪者則無一不是者也特善道論之太深而已且臣妄言之失雖子貢之辯誠不可以自解矣善道知之故所

斥者專在臣身而至使左參贊臣宋浚吉並被收司之律畢竟去國臣罪之大至此而尤不可勝贖也蓋臣言之所以妄者只是仰恃　聖明無所忌諱且嘗見漢文帝與南越書曰朕高皇帝之側室子也然而當時不以此小漢文而其後國家雖多變故承主統緒者皆文帝子孫也至於四百年之後昭烈正位漢中司馬光比之於唐恪之難明而朱夫子掃去其謬大書特書以明其爲正統雖稱側室子而固無害於正統之傳也況於　先大王之爲次嫡乎臣愚之見如此故不知斟酌率意妄言雖以論禮之事言之其僭犯悖違之端夫豈少哉然則非善道之罪臣臣自

犯罪也人臣既負此罪則不敢自立於人類者道理甚明非敢謂　聖明不諒臣之本情也至於日月驚邁　練朔奄迫之　諭臣讀未終行不禁涕血交流噫雖靡　聖教此臣所以日夜摧心叩胸如不欲生者也只以負罪極重且緣賤疾沉綿無計前進北望天門只自飲泣而已

汪書孟胄瑞傳諭後書啓　庚子六月

螻蟻微臣罪戾山積過蒙　洪恩得保腰領凡人於敵以下受一食於流丐之中尚思報還況於微末如臣者受何等　恩遇於　君父而糜粉圖報之心其敢少後哉臣屢蒙　恩旨諭臣還朝臣雖承　命趨

赴固知無一毫有益於世祇以害事而然區區私心以爲 聖躬在疚今已經歲而中間又有 愆候未知 食飲之節今如何興寢之度今如何深墨之色蹔失之音今復如何思欲一赴 天門得瞻 清光細承凡百之 候然後歸死丘壑則犬馬之情得以少伸而更無遺憾矣此心耿耿愈久彌切此豈教之使然哉素彝之天自不能已也今者 聖旨復下辭意愈懇近臣宣傳禮儀猥隆臣奉讀感泣益無以爲心 聖明每以貴相知心爲 教自有君臣以來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未之前聞庸陋如臣何敢當此若其諭及 先朝之事則臣曾於 榻前伏蒙 聖

明亦嘗以是爲教小臣仰達以爲　先王當日之意臣自知之今日言之只疚　聖懷而臣亦不能禁聲今日只願　殿下繼述　志事而已此誠發於深悃至慟之辭也玆者復蒙　提諭臣之悲號哀隕無異於　新陟之日也至於近日之事則臣實厲階也蓋臣仰恃　聖明言不知財以致人言之罔極終於潰決而後已此豈獨其人之罪哉況今辭說未已愈益紛挐此其物議豈以臣爲無罪者也物議不以爲無罪而臣乃敢怙冒　聖明反以無罪自處乎若是則罪戾益重而適足以仰累　聖明矣若因此輾轉終至於論議愈激名目愈大則　聖明雖欲保臣亦不

可得矣然則小臣之不敢出頭者匪爲一身之便圖實是畏懼物議也其所以畏懼物議者乃所以畏懼朝廷也臣之腎腸斷然如此非敢疑攝恐懾於 聖明之或不照盆也天日在上臣豈敢一毫誣飾以欺君父哉且臣疾病沉綿氣息凋殘雖蒙 聖慈曲加軫恤至今淹延而終是難醫之勢矣死非所恨而只恨其不得生謝 聖恩耳遙望 宸極只切悲泣而已臣才困縣道冒上疏章微忱已竭更無所達只乞 聖明諒察情勢矜許所懇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勝區區祈望之切

注書姜錫圭傳諭後書啓 辛丑二月

臣於去冬大病瀕死百無一幸矣幸蒙　聖慈亟走醫藥獲延殘喘以有今日然餘症尚危精神日鑠怔忡悄怳不分昏明而最惡寒冷之氣日今陽春和煦南地忒早而臣密室謹扃藏蟄如冬蓋以元氣一敗蘇完無路內匱已甚外伺易乘羸瘁之質未當衆攻以至於此矣苟不如是則前後　聖旨不翅懇惻而堅臥不動尚獨何心哉臣自料已離陽界去鬼不遠萬念俱灰靜俟溘然而惟是區區犬馬之誠終未銷沉每念　先王眷遇之恩復惟　聖慈纍棘之容未嘗不嗚咽而掩泣也茲者猥蒙　聖慈復遣遞列賜以十行之札諭及　祥期之奄迫臣奉讀哀隕誠不

覺扶血而沾衣也抑臣惟念日月之明無幽不燭而覆盆之底猶有遺照故微臣垂死之狀無由上徹謂臣猶可以勉强登途也臣罹此疾謂必難起委投父母壙下相去實無十步而猶不能以時哀省以展瞻依之心餘事尚可以諉託而惟此則不容僞也如此而尚望其出脚涉遠哉人見臣之形骸猶存或有來問以　聖眷至此或有忍死起發之時耶臣以爲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理固宜也至於臞枯之形目之所覩而猶有此詰此古人所以既死而人猶不信者也此非臣激發之言寔出於實情也臣倘或賴天之靈暫尋生路則雖羸　聖教自可黽勉匍匐得詣

輦下一伸微愊而歸矣此心耿耿如水東注而惟其疾之差劇命之淹速有非可以逆覩者則只自悲隕愴惶而已

假汪書趙聖輔傳諭後書啓 辛丑四月

光陰迅疾 聖考祥期倏焉已臨凡在普率追慕彌新不自料微臣尚不死滅忍復見今日也蒼天蒼天哀苦莫訴臣一息尚存豈不欲匍匐上去少洩窮天之痛哉見方束裝戒行朝夕就道矣不幸疝霍之症一時並作綿綿喘息益復無餘昏明罔辨人鬼未分輾轉枕席但自悲泣茲者伏蒙 聖慈復遣史官遠賜開諭辭意懇惻可泣鬼神終以 祥期奄迫罔極

之懷想卿與同爲諭臣之情事又復罔極不勝隕絶悲號之至臣之筋力終或可强則敢不疾速前進以遂初心如其不如所料則區區犬馬之情永無自伸之地矣只有朝暮溘然長爲泉下飲恨之鬼而已

待教尹哲傳諭後書啓 辛丑五月

臣不但有犯染之事兼有形迹之碍故明日冒與外班之後擬以一疏略陳情勢而歸矣不意今者蒙此傳諭之擧 聖上哀疚罔極之中又是 清齋之夕乃施萬萬不敢當之 異數臣誠惶恐震駭不知所言明日謹當還出城外祗俟朝論之所定

史官傳諭後書啓 辛丑五月

伏承　聖教不勝惶恐感泣之至父子之情雖切君父之命至此卽當依　聖教移處非更有危急之症不敢相近也

待教尹晳傳諭後書啓　辛丑五月

臣祗伏郊外蹤跡日益不安賤病亦日益痼深懼溘然於此以爲人笑故猥犯　天威敢上乞歸之疏矣伏蒙　別遣史官慰諭甚至且　下賜對之教臣震越感激措身無所臣雖甚濫越敢不冒昧入謝以露危衷乎臣伏地悸怖罔知所達

待教尹晳傳諭後書啓　辛丑五月

臣冒上疏章低徊城外祗俟　明命矣伏蒙　以十

札綸音復遣史官傳諭臣伏地感泣罔知攸措更當
陳疏罄竭未盡之懷

假注書趙聖輔傳諭後書啓 辛丑七月

臣才承疏 批皇感方深今又以十行 天章命邇
列來頒諭臣以上來之意如此異數一宜難堪況前
後頻仍者乎臣之隕越驚戰當復如何微臣情勢已
竭於 榻前及章疏之間矣自謂 聖明洞照無餘
而猶未蒙 矜察臣竊悶慮益不知所出夫人臣罪
名雖至罔加如蒙君父恕着則黽勉承膺者或有之
矣至於受不道之名如臣忒煞者則一日假息是增
一日之罪矣況敢以冒進於朝端哉今之論者或以

爲人言雖甚罔極　天鑑孔昭彼人既已抵罪則人人皆知其誣罔矣在我有何難進之嫌哉此事泛然言之則誠或如此今日則有不然者自其人流放之後憤懣不平者不翅多矣輾轉相因終至於大臣與臺閣互相觝排而極矣則其里巷間囂囂之景色不言而可知矣臣雖家道而尸說人誰肯聽信哉抑恐雖以　聖朝之威靈亦難容易消融也然則臣之蹤跡豈不當遊於羣彀之中哉況今三南旱虐騷目怵心一番論議皆以爲臣之所致臣日夕崩迫煎心焦腸只願亟伏天誅以謝神人也然　聖上姑且置臣於遠外使之跧伏悔責則日久月深紛紛者或可寧

息而今乃　收召不已寵眷有加其勢將愈激而末流彌增其廣矣此臣之所大懼而大悶者也區區微悃只望　聖慈矜愍哀憐所以處臣者如上所陳則實　天地生成之至恩也臣辭竭意蹙不知所言

假注書尹堦傳諭後書啓　壬寅六月

臣於前月祗承疏　批非惟不許遞職其招徠懇惻之意出於尋常　聖恩如此微衷正激誠欲一進天門少伸蟻忱而臣新添暑症無計起發故敢因縣道才上乞免之狀矣不料夢寐之外史官遂臨傳諭天札禮意愈隆辭旨愈勤臣祗奉隕越感淚如傾臣例於夏秋舊病發作歲以爲常矣今年則視前倍加

危証闖出喘汗僅劣朝不保夕今欲捨命登途則將未及一二程而滅死無疑矣此則恐非 聖世之所願聞也以是不敢生出脚之計孤 恩背義莫此爲甚戰慄慙悼寧欲無生也又聞自 上使史官面諭 聖旨俾詢以消弭灾異之道臣尤不勝惶悚之至臣病伏窮鄉如聾塞耳 聖德之闕失朝廷之謬刺邈無所聞既未知何事是招灾致異之由則其消弭之道又何以知之縱或知之又豈造次之可盡而況臣愚昧陋劣又萬萬於人者哉無已則有一說焉敢冒萬死以凟 宸聽焉比年飢饉荐仍死者相枕而猶未有怨讟之朋興嘯聚之相挺者此無他人人皆知

聖上有誠心軫恤之恩故也然則今日之急務豈外於誠之一字哉然一念之微私意間之而少有不誠則雖在深宮蠖濩之中自然呈露顯見而民之違逆於千里之外者捷於影響矣況其發之於事爲之著乎最是開利孔以示羣下此爲國之大禁孟子推其理至於不奪不饜而後已焉則其爲戒可謂至嚴矣此皆由於私不克而德未誠之致如此則雖有聲音笑貌之美彼至愚而神者豈能以孚感於下哉民既如此則視聽自我之天亦豈能悅豫而不降以災異哉然德非可以徒誠必有遜志典學之功緝熙而日新然後可以語此而比來　聖候違豫久廢經席若

是而所與處者未免有婦寺之昵則其所以害天理而流人欲者必多矣其於誠之之道豈不如適越而北轅乎此臣所以仰屋長吁而死不能瞑目者也

假注書金奐傳諭後書啓 乙巳四月

臣於本月望間竊伏聞 大駕南行竊不勝憂虞而亦竊幸端的承候於 輿衛之後故趁卽登途三四日僅至公山境則所有宿疾因勞發作不得前進然見今竊伏之地實南方一都會而又是道臣營下故行朝起居之節逐日承聞大槩 聖候祓除以來頓勝前時大小歡傳喜氣塞路雖如臣螻蟻之微亦有一端未泯之理其爲巨躍之私豈後於人心神飛越

亟欲奔走祗伏得以呼南山之不騫獻西方之無量則退死無憾瞑目九原矣第以賤疾沉痼遷延至今矣昨者伏承道臣傳諭疏　批令又史官來諭　聖旨臣祗受隕越感泣不已況縷縷以　先王見教噫臣伏知　聖朝之意矣臣雖無狀伏自號　弓以後悠痛哀隕之心何嘗一刻少衰茲者　禮陟之日漸迫臣一倍慟慕但號穹蒼而已茲又承　諭至此臣雖至頑何忍爲心奉讀未半涕不勝抆也臣謹當寸寸前進以死爲期萬一鬼神哀憐殘喘少延得達行朝則竊仰　天顏歸死丘壑是臣至願而臣亦不能自必也

承旨張善澂傳諭後書啓 乙巳五月

臣有疾病常擬浴溫而家貧不能辦得矣幸蒙 天恩賜以米豆且於昨日親承 聖諭既以七八日寬限從容上來爲 教計欲沐浴後上去而若或病作上疏陳情矣承此近侍來宣 聖旨諭以情義知心等語臣尤爲感激臣雖死追後上去何敢欺 君父也哉

假注書李蕙傳諭後書啓 乙巳八月

臣曾以猥屑微事仰瀆 天聽方俟誅譴之至矣伏蒙 聖上赦其僭越反 下優批至遣史官來傳諭臣伏讀 聖批丁寧懇惻辭旨隆重自秦漢以來

人臣未易當此以臣罪累乃反累蒙是怎道理臣兢
皇感隕不知死所臣雖不敢以此身名冒鱴朝班然
進謝　恩命一罄孤衷實是臣心之所願欲者臣所
當隨史官一並起發否則當以俟病少間追後上去
爲對而亦有所不敢者臣曾於　行朝不量筋力徒
切感　恩之心妄以調病進赴付承旨仰對矣不幸
中路疾作竟孤初心則其欺負　君父之罪實不容
誅雖蒙　聖上以至仁寬假而中外四面之責不勝
其紛紛此臣每自悔咎者今何敢復踵前謬以重罪
犯乎此所以徊徨囁嚅不知所對者也臣非敢謂
聖上不諒微衷每以爲　聖上於微臣仁覆如天地

明照如日月顧安得結草殞首以報萬一乎耿耿微誠銘在心骨故曾於　行朝敢以此言略陳於榻前此言如誣神必殛之矣臣之腎腸斷斷如此終負聖恩自陷大罪是豈臣之所欲哉只是物議之愈激則不敢冒進身病之愈痼則不能自力只此二事極自難處倘或物議少息身病少差則謹當泥首闕門之下以請今日遽慢之誅而恐其無日則只自悲號隕越而已

假注書尹趾完傳諭後書啓　丙午四月

小臣前月祗承食物領受之　教臣感激　恩命誠無所措只以臣負罪甚重國言愈深其時適見嶺外

人相告之文至以臣爲陰奪　嫡統是則莽操之罪亦不踰焉臣求死不得晨夜躑躅祗俟刑章之不暇何敢自同諸臣叨忝　恩賜哉以故終不敢受而亦不敢猥進疏章陳此情勢其情雖可哀而其不恭之罪則又益甚矣本犯之外添此一科雖則擢髮罪且有餘人或勸臣以爲當此　大駕行幸之日宜亟束身走道泣訴於　駕前以明其無罪臣竊以爲人臣受此罪名一日食息於覆載之間者已甚冥頑況敢冒進於　天仗之下哉以故牢關自囚抑塞祗伏矣茲蒙　聖慈遠遣史官　召旨懇惻且諭以輔導元良之意噫是何臣罪愈大而　聖旨愈隆耶雖使臣

無事時蒙此　異數尚不勝隕越之至況當今日其感激思死之心爲如何哉臣義當身隨史官走赴行宮之外泥首請罪如蒙　恩宥則歸死溝壑是臣至願而臣所患宿疾比來添劇委席絶粒朝夕待盡以此筋力萬無自力之路瞻望　行宸但垂涕淚而已

假注書尹趾完傳諭後書啓　丙午四月

臣之引罪今亦已晩矣然賤疾若不深痼則義當歸身司敗以俟　朝廷處置而至今伏在私次罪戾尤大矣伏蒙　聖慈復遣史官所以開諭之者愈加懇惻臣之感泣隕越益復如何臣之筋力稍可起動則

謹當匍匐前進並請逋慢之罪而亦恐鬼誅無寬使臣終至於罔赦之地也臣悲號嗚咽不知所云

承旨金禹錫傳諭後書啓 丙午四月

臣當初竊聞 大駕以前月二十六日動駕南巡臣不敢偃然在家卽日起發走伏西原之村舍盖以西原是方州節鎭之下庶可祗聞 行朝起居之節而又臣丘墓之地則雖此被累之蹤人不至怒罵驅逐故耳目者再蒙 史官諭 旨之異數而所患前症一倍添劇未敢承 命臣之負犯愈益甚矣大槩在臣之道不待 宣召自當走伏 周衛之外自列請罪而只以狗馬之疾淹延至今臣罪至此益難容誅臣

又有不幸所遭切迫者臣夙喪父母惟七十歲孀妹是依孀妹亦以臣爲命忽於數日前宿症危劇家人走告臣自寓所蒼黃出來則僅有線喘綿綿將絕臣相守號泣以待其盡忽於此際又被無前　異數至遣承旨諭意愈懇臣之崩隕皇惑何可堪勝謹當與嘱　命之臣一并走赴而私情之迫如上所陳此不敢以聞於公朝者而　聖上既貸臣死則　君父之前何言不盡哉且伏念朱子被召之日適値其叔母營葬之役以爲無得力子弟須當躬親營奉若遽捨之而出則愈見狼狽夫當時情勢之迫視臣今日之情則不翅懸殊而猶敢再以爲請則是君臣之義有

同父子故不嫌於從實陳愬也然大賢之事今不敢援以爲例而亦不敢一向震懾自外於　慈覆之天以冀萬一矜諒同氣之疾或可遲延數日則卽當戴星奔趨以俟執法之臣裁處焉

待教崔後尚傳諭後書啓　丙午五月

臣身病困欲不任馳驅兼以同氣之憂熏心煽膂乃於　大駕臨途之日冒犯　嚴威敢言己私猥占便宜全乖分義祗伏俟罪蒐皇度日矣伏蒙　聖慈曲賜恕察非直刑章不加反下溫批至令史官遠來宣示臣感泣震越罔知所出伏讀　聖批至以臣之去就爲關係國家臣尤不勝隕穫之至臣之無狀非但

不止於無所關係其上累 朝廷下誤多人致煩
聖上消融鎮定之慮者非止一二蓋自己亥之冬以
至今日則事面愈大 宸慮愈勞臣之謬妄其致此
無怪而亦豈 聖慈過爲矜憐不一譴罰以謝國言
故臣亦不自悔訟因以輾轉至此耶竊惟今日孤負
聖教之罪正是正當題目如蒙 聖慈因此略加何
責則庶幾改過自新以贖前事之萬一矣到此時節
倘荷 聖慈未忍終棄更收墜履則或可冒承榮私
終露蓋帷之 恩矣臣瞻天望 聖涕泣哽咽不知
所云

假注書李璿傳諭後書啓 丙午八月

比者臣竊伏聞近事恨不能效臣死之義而又以疾病未伸奔　慰之禮方且坏蟄窮山羞慙待盡不料茲者　聖上遇灾警動召致遠外之臣而罪戾微臣亦側其間至於史官遠來傳諭　聖教臣奉讀以還不勝隕越之至臣本有不　命猶承之義而誠以痼疾沉綿筋力凋盡萬無自力之望雖使臣猥冒趨赴得忝朝臣之列顧此愚昧寧有一毫可裨　聖德者哉昨者竊聞　聖上特下求言之教辭旨懇惻可動神祇凡在小大莫不欽仰願得自盡於　聖明之前矧伊如臣者不至詆隸之比則豈無願忠之心而回顧其中實無所有若强其不知形諸文字上以欺

君下以自欺則尤豈非罪之大者以是低徊量度終於浪默臣之情事誠可哀矣夫欲言而猶有所不能者況敢以無狀不肖之身扶曳其垂盡之精力顚頓僵死於道路之間哉第以臣之所聞則義理者出於天而不可易良人者孚乎天而不可下二者傷則天心不豫只願　聖明思春秋炳然之訓體大學若保之言盡心盡力罔敢少懈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災變之消有不足言者矣臣病劣將死其言未必不善倘蒙　聖明垂察則臣雖夕死瞑目無憾矣

假注書洪億傳諭後書啓　丙午十一月

臣罪積不死兼抱疾病一息僅延朝夕待盡不料玆

者　聖上遇災警懼收召遠外諸臣而如臣無狀亦側其間臣奉讀　綸音隕越罔措臣以難洗之罪名雖蒙　聖上包容寬假而國言愈甚又自遇寒以來所患宿疾一倍增加吟呻痛楚作一僵尸雖欲投身關外畢露危衷其道無由臣孤負　隆恩一至於此瞻望　宸極但自掩泣而已抑臣犬馬戀主之心終不以垂死而銷鑠今因史官侍從之歸略陳其所懷粤自比年以來天怒民怨孔棘且慘匪直今日而以道路流聞則　聖明所以修省之道似不能大慰人心此臣之所以中夜竊歎繼以流涕者也伏願　聖明繼自今兢業祗栗之心日加一日勿諉於　孝奉

而耽燕樂之細娛勿謂之既往而忘氷火之大志勿近閑郎而納其侮勿託疾病任偷惰而怠於政以類而推之凡可以害天理長人欲者一切斷除如一躍躍出如一刀兩段則中外遠近臣民無不欽服而天意亦從而悅豫矣臣固知無倫妄說不足以仰塵睿聽而將死之言或意其萬一有可採者故强其將絶之氣冒死而哀鳴倘蒙 聖明留神財幸則臣將瞑目而死無復所憾矣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書啓

假注書李潤朝傳諭後書啓 丁未正月

臣纔以疾病之狀陳疏祈懇未及上達而 別諭又下至遣史官驚惶隕越措身無地臣之情勢已盡於前疏如有一分可强之勢則當此時節何敢以死於道路爲懼而堅臥於家乎當觀數日間差劇以爲起發之計而臣之筋力臣亦不敢自必以是徊徨罔知所喻

假注書李宇鼎自溫 宮傳諭後書啓 丁未四月

小臣罪戾荐疊疾病沉痼咫尺 行宮未獲趍班日

夕瞻望祗俟譴責不意史官臨諭　召旨德音隆重恩意崇深伏讀感泣措身無地臣雖無狀　君父有命猶知不可俟屢而蹤跡懾怵筋力危憊雖欲冒進其路無由祗伏惶恐罔知攸出

假注書李宇鼎傳諭後書啓　丁未閏四月

臣竊伏山中日望　行宮犬馬之誠雖切而疾病之軀難强旣自漸戀又極皇隕玆者史官再臨　召旨尤勤拜　恩踧踖震懼靡定臣之筋力萬一有起發之勢則莽蒼之地何敢偃蹇堅臥終阻　起居之班哉此非唯義不敢出亦情有所不忍也竊臣雖至愚罪則欲寡與人同也臣前後負犯已深且重中外詆

序已峻且嚴豈欲更速遣　命之誅復使人指謫哉實以臣之病狀如上所陳復孤　聖恩席藁私室祗俟誅譴而已

承旨吳斗寅傳諭後書啓　戊申四月

無狀賤臣自誤　除命史官三辱已極猥越不料玆者復　遣喉司之臣遠諭　聖旨臣之震灼姑不足言而其在瞻聆駭惑如何臣伏讀　聖批丁寧懇惻可泣鬼神而其大意則先儒所論召公之說也漢唐之人固不須論而雖如宋之韓司馬諸臣猶或不能以當此況於其餘乎夫大臣之責其重誠如此故如臣者不敢冒昧而妄承以累　聖世之舉措也臣之

地分才力萬有一於裨補時艱而一向退伏以孤
聖恩則鬼神監臨其必殛之矣惟是　恩數愈隆罪
戾愈深臣之情勢可謂悶蹙矣臣終不敢承　命冒
進伏地流涕不知所云

承旨尹飛卿傳諭後書啓　戊申五月

臣復蒙近侍來傳　聖旨其丁寧提諭之意往而愈
切臣之感泣兢皇萬倍增加臣之無狀國人所知然
若使四方之駭笑但止於臣身而已則臣何敢久違
朝命積此逋慢之罪哉中外之人必且心誹而目指
曰是子亦叨公相國事可知云爾則其所關係夫豈
淺鮮哉臣與其以此而貽辱　朝廷無寧自伏違傲

之誅故終不敢承　命祗赴伏地隕越不知所云

承旨鄭錙傳諭後書啓　戊申六月

臣粤自二月以來猥越　恩數不容名說史官四至承旨三臨雖使在京大臣當之猶極皇隕況於田間草茅至庸極陋萬萬不似之身乎今玆　聖批勤懇倍切至以冥冥所感此心如割等語見諭臣扶血飲泣愈不知所以爲懷也噫　聖教至此苟有人心而粗知君臣之義者何敢不一前進以謝　恩命乎唯是自量彌審而物議之深淺揣之彌熟執迷之腎腸守之彌固矣臣以此容狀帶此職名一脚出門則人將曰今日朝廷之上何渠無人乎何處得此庸陋者

來哉又將曰歷數近世之當此職者何嘗有此等人哉今世不須讀書策名通務諳體以需時用也白徒空身亦且無所不至矣若是而　朝廷之事面愈卑衆庶之希覬難禦則豈非所關之大者乎臣非敢自愛實爲　聖朝重之也不然則當此　大內荐遭重戚哀疚不寧之時豈不欲暫趍起居之班因伸螻蟻之忱哉誠以滯拙之見終不能回今又不敢承　命進赴臣之罪戾萬死難贖席藁祗伏只自墜心隕淚而已

承旨姜鎬自溫泉　行朝傳諭後書啓 戊申八月

臣不待　召命義當迎　駕道上而臣宿疾添劇螻

蟻之忱終不得自伸瞻望　行宮只增號隕不料玆者承旨下來傳諭　聖批臣震越兢皇益不知所處臣之疾病一毫可强則謹當匍匐前進以請逋慢之罪而亦不敢自必席藁私次伏俟　嚴誅而已

承旨呂聖齊傳諭後書啓　戊申九月

玆者又伏蒙近侍傳諭疏　批又竊伏聞　回鑾之期定在再明臣雖病從垂盡謹當匍匐就途以死爲期

注書姜碩昌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月

臣强疾作行症勢添劇修墓數日後雖未嘗一日休息而亦不得如意催程故只與僧徒低徊行止不免

日子遲延致勤　聖意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汪書宋光淵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一月

小臣情勢蹙竭於　行朝而陳之日而猶未能上格復有　新命小臣窮蹤蹙迫罔知所出敢出於徑歸之計負犯稽天萬死猶輕竊伏江外祗慄俟罪矣伏承　聖慈不下何問而反　遣史官賜以面諭之德音臣感極飲泣不知所達矣自古人臣被君父厭薄而去國者有之矣未聞有眷遇罔極而反不敢留者也吁臣之蹤跡不亦悲且戚乎臣既負重罪何敢不顧有司之法而遽入　天門乎復甘違　命之誅未承宥死之　恩寧願滅死於此而不欲舉頭於人

世也

都承旨南龍翼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一月

小臣衰曲已竭於疏本及附達史官之 啓矣大槩小臣今日之事只有兩件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病不可留非有他意而今以都承旨口宣 聖教觀之則微臣本情似未得上孚於 聖意矣微臣於此益復悶慮不知所達

承旨金宇亨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一月

臣纔上疏本更竭微衰矣玆者近侍又至傳諭 聖旨尤極諄切臣雖極冥頑寧不知感臣之情勢既已罄盡復無所餘只乞 聖明俯賜諒察許遞職名則

天地生成之德罔知攸報矣區區去就曾鳧鴈之不如而　聖明屢煩勤教祇伏旅次恭俟罪罰而已

承旨鄭繼胄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二月

茲伏蒙承旨復來傳　批十行綸音可泣鬼神賤末如臣將何以爲心也今欲更竭微衷而日已昏黑承旨急於復　命故終不敢挽駐當俟明日更陳疏本或附戶曹判書臣閔昇重以達焉

承旨吳斗寅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二月

伏蒙　聖慈俯諒微情曲副所願臣感激之餘隕越兼至臣卽當趨詣　闕下以謝負犯而賤疾深痼未得起發勢當遲待少間而徐促未定尤增惶恐危怖

之至

假汪書鄭績傳諭後書啓 戊申十二月

伏蒙史官遠來傳 批辭旨愈勤皇恐隕越益無所措只以賤疾支離未能登時趨謝少俟差歇祗承恩命歸死溝壑則無復餘憾而只緣負犯甚重不敢更近城闕瞻望 軒陛但有悲咽而已惟願 日近筵臣日講帝學以薰陶德性避遠奇衺以爲我東方萬世無疆之慶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勝區區祈望之至

承旨李翊傳諭後書啓 己酉二月

伏蒙再遣承旨 教諭尤勤臣惶隕震灼益無所容

盖惟臣罪愈重而 聖旨愈溫臣若有一分承 命之勢則豈敢不還入脩門面辭 天顏哉惟是臣大病之餘喘息危悸只將寸寸進途以冀萬一生還矣若復遷就因循竟死於京邸則不但臣之抱恨於無窮亦豈 聖上始終生成之德意哉辭竭意處但有感涕而已

承旨朴世城傳諭後書啓 己酉二月

臣負犯甚重而 聖慈不惟財赦至於三遣近侍宣諭愈溫仍又開示以 行宮入朝之路臣於今日既不得 陛辭則雖靡 聖教臣豈無此心耶只以賤疾如許恐不可預期以是耿耿焉臣道間窃聞判書

臣徐必遠被論甚重云臣不勝瞿然必遠與臣相知甚舊知必遠者莫臣若也必遠寧有逐臣之意臣豈以必遠而退歸哉只是必遠愚不解事見誤於人而未免見疑於人甚可歎也大抵臣命道甚奇一轉其身不但其身狼狽而亦必帶累他人故臣常欲杜門以待死今日出脚一毫無補而只生此節拍曷任悔懼之心哉臣既出都門　朝家事非臣之所敢言而必遠之事則臣實根柢故敢此冒陳尤增隕越焉

承旨姜鎬傳諭後書啓　己酉二月

伏蒙近侍追傳　批諭于路傍奉讀以還不勝皇恐隕越之至自念臣罪萬死尚何所諭臣業已就道倘

蒙 聖上恩慈不死於道路得以還家則當具一疏
暴此情悃

假注書李日井傳諭後書啓 己酉二月

臣叨誤 恩私絲毫無補兼且首丘念切不辭徑歸
自知罪大無以贖肴伏蒙 聖慈遞遣史官 宣諭
溫批感激兢皇益無容措也臣强疾行役留滯鄭關
經宿七八日始得至家又以歸哭許多死亡悲苦慟
切所患頓劇凜凜餘喘朝夕待盡事至於此尚復何
言只以臣庶依 洪私歸死松楸志願滿足無復餘
恨日夜感祝只思殞首而已萬一復以 聖朝仁恩
少延須臾幸以至於 大駕南幸之日則敢不舁詣

行衛以謝宿負而此則非臣之所能自必瞻望　宸嚴只自摧咽而已

汪書姜碩昌傳諭後書啓　己酉三月

日來霜雪交錯疾疫熾漫人民愁咨訛讛從橫當此時節　三朝輿衛遠臨下邑孤衷耿耿憂虞萬端況臣居在宿舂之地則義不待　召命而固已迎謁於路左矣矧茲史官所宣　恩旨迥出尋常尤豈敢俟屢而趨進哉顧臣所患宿疾視前有加兼且孫息死於拘忌之疾方殯在家臣老舐情切不免朝夕撫哭以此蹤跡何敢冒近於　清嚴之地哉用是不敢承命只增惶恐震越之至

承旨洪萬容傳諭後書啓 己酉四月

賤臣比來瞻望憂虞之心何嘗不懸懸於 仗衛之間哉不幸疾病拘忌之端輾轉相仍訖不敢冒赴矣今則毒疔又發於左拇不惟痛楚難堪而醫甚危之不敢下手臣已置之任運待盡之地矣若是他疾則猶可以黽勉匍匐而此則無可奈何矣茲者近侍下臨宣諭 聖旨隕越怔悸益無容措祗伏私次但俟罪罰而已

假注書俞樟傳諭後書啓 己酉四月

臣冒上待罪之章祗俟譴謫之 命矣伏蒙 聖慈反下溫批仍遣史官傳諭臣益增兢皇罔知所出臣

謹當追赴 輿衛於路左以聽有司之勘斷而所患足疾尚未差愈無復起動之勢瞻望 仙仗只自涕零而已

假注書李濡傳諭後書啓 己酉八月

臣自六月以來宿疾之外加以暴下勢甚危惡人謂必死幸蒙 聖慈猥加軫念遣醫診視藥物甚良如枯生梯得延今日罔極之 恩糜骨何報臣每拊躬分只自感泣而已第臣年踰六十衰敗特甚不粒恃藥已過三年今者大病餘喘不翅如絲而又所用藥餌皆是疏滌之劑也目前姑息則有之而氣血之虛則轉甚故熄滅之期非朝卽夕矣不料玆今近侍

遠臨宣傳 聖旨噫臣雖潔身長往者 聖恩至此則猶當變其所守況臣從前冒昧妄竭其愚則今值春宮齒讓之日豈不欲猥側環橋之列以叨先覩之快而兼伸前夏就道中止之志哉惟茲氣力不幸至此萬無起發之望重負逋慢之罪祇伏隕越只俟朝讞而已

假汪書沈栟傳諭後書啓 庚戌二月

臣杜門追尤期以沒齒人亦以是相處不以恒人視之惟是 天恩愈深猥念讐履之弊舊臣誠感激圖報無階今又近侍來臨傳諭 召旨倍增隕越益無措身之地臣豈不欲奔走應 命叨與 起居之列

少伸狗馬之忱而仍覩元良遠年之縟儀哉臣粵自去冬宿疾轉劇旁症百出夙夕殊殊只俟歸盡日復一日常惟尚延以此危喘寧望起動瞻望宸嚴只自嗚咽而已

假汪書安度傳諭後書啓 庚戌閏二月

臣曾蒙 召旨病未祗赴一味惶縮只俟 嚴譴矣今又近侍遠臨復有懇惻之 旨臣益切隕越不知所出臣之疾病若有一分可强之勢則臣自非從前高尚不出之身今何敢牢辭堅臥以重不測之誅哉況竊伏聞 聖候尚未康豫雖靡 召命豈不欲奔走趨班少伸螻蟻之忱哉實以三冬危死之餘喘息

如線目今春和猶且閉戶深蟄如龜藏殼臣雖欲拾命起動一家之親爭相挽住以爲纔出門庭死亡必至臣之垂盡之狀據此亦可知矣臣今復違慢罪當萬死席藁怖悸不啻若負霜之草矣幸若萬有一而賤疾有一分減歇之勢則敢不扶曳匍匐以死爲期而前進哉第有所不敢自必者則又恐陷於誣罔天聽之罪而終不敢質言矣

承旨權尚矩傳諭後書啓 庚戌九月

臣昨日竊聞道聽之說心隕魄褫囚服夜發方詣州獄矣道上逢着近侍猥承傳諭 聖旨血泣崩墜之外更無所達

檢閱李秀彦傳諭後書啓 庚戌十月

臣日者徑由峽路尋到深谷中冒陳疏章蓋義不敢舉顏見人也不意地方之官從吏隸來見心尤敓隕不能遑待 處分旋復逡巡退歸祗俟 朝命然寢驚夢愕精爽無存成一僵尸矣不料史官遽來宣傳 聖批辭旨隆懇愈往愈加伏地飲泣罔知攸措

汪書安後泰傳諭後書啓 辛亥正月

無狀賤臣自變事以來身貌心情不復爲人類人亦不以人類見處加以疾病增劇喘息垂盡忽於此時近侍遽來傳諭 聖旨十行綸音殆非賤臣所敢當者臣自念承 命前進固不敢望而氣力危憞神思

茫然亦不敢以文字暴此衷曲臣之罪戾至此尤大倘或賤疾少甦則當進一疏略陳惶隕之微忱

假注書孫萬雄傳諭後書啓 辛亥五月

臣疾病垂死叨此 新命復加以特達之 別諭皇恐震越罔知所措方且家間拘忌之疾熾發未敢遽上疏章當俟少愈陳此微衷

承旨李端夏傳諭後書啓 辛亥七月

伏蒙 遠遣喉司之臣傳諭 聖批事面隆重辭旨褒惻臣奉讀嗚咽罔知所喻臣宿病之餘添得霍痢趁未得更陳疏章以露危悃當俟少間

承旨李翻傳諭後書啓 辛亥九月

臣死生在前去就寧論猥對近侍伏地吞聲而已臣方以下送醫藥日事湯劑萬一　聖恩所濡得回生意則雖不敢進謝　隆眷庶或以文字畢露危衷也

假注書朴致道傳諭後書啓　辛亥十二月

臣頃因祈免之章猥及時事之一二夫人窮反本之時其言宜善而臣心志迷亂精神昏錯失其理致者甚多方且杜門悔咎以俟謫譴之至矣不料　聖度包荒只揆獻忠之恍而不致亂言之誅遠　遣史官宣賜溫批臣銜　恩感激且喜且悲夫以臣言之謬悖而　聖明猶且褒假則孰不樂告以所懷哉將天下之善皆歸之矣　國勢雖已岌岌尚且庶幾焉此

臣之所以喜也且夫有　君如此而臣自知無狀長時退伏今則大數將窮朝夕待盡區區微悃更無可伸之日此臣之所以深悲也惟願　聖明益進聖德益矜民恤以保我　祖宗之寶命則臣瞑目而死更無所憾矣

史官傳諭後書啓　壬子正月

臣曾因祈免　恩召適値陽復之日略致愚衷矣不料茲者遽遣史官俯賜　聖批溫諭丁寧有踰於鉄臣奉讀感隕不知所諭臣疾病危苦朝夕待盡更奉德音難可期望北望竚祝但自嗚咽而已

假注書南宮厚傳諭後書啓　壬子六月

纔因　召旨之臨敢陳祈免之章因以自列請罪矣
春間猥上之疏今又蒙　批諭而至於近侍復至臣
垂死病中皇惑罔措

假汪書金始重傳諭後書啓　壬子六月

臣猥蒙醫藥之　恩得延今日而惟是久病羸瘠之
餘浮氣發作此實醫家之所大忌者瞑然歸盡只早
晚間事臣束手以俟之中竊自惟念在野之蹤虛帶
職名久妨賢路不但私計不便其於　國事大有所
害所當亟上祈免之章而臣精神昏惑筋力綿綴不
得把筆以治文字故至今遷延臣之悶迫憂惶日甚
一日添一大病矣不料茲者近侍遠來諭以　收召

之命十行綸音開諭諄複臣之疾病如有一毫可強之勢則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雖無分寸絲毫之益何敢退在鄉里以重遲慢之罪乎況今盜賊縱橫常如寄身鋒刃之上知舊皆勸臣避去臣去將安之只當歸赴 麾下而亦無致身之塗臣之情勢可謂蹙蹙矣臣之所願只惟 朝廷撫綏殘民使盜賊屏息則庶幾得全形骸以填溝壑而已此外更何所冀臣伏地悲號不知所言

假注書睦昌明傳諭後書啓 壬子六月

臣垂盡之際罪戾尤大蓋聞近日事物議皆以臣爲禍崇而臣未及聞知乃敢偃然陳乞有若平常時節

盖臣疏本中間遲滯以致多日而臣之封上則在於前月之初故也臣竊計奏　御之日則正當　天威震疊中外駭盪之時　聖慈雖賜寬容而人之見聞者其謂臣何臣之隕越慙恨曷維其極方此席藁私次以俟誅譴之至不料　聖慈反下溫批仍使近侍遠來宣諭臣感激戰灼罔知攸措

假汪書鄭徵傳諭後書啓　壬子六月

臣纔上祈免之章而祗伏俟　命矣忽又蒙近侍遠來宣傳　別諭丁寧懇惻之　教不止於十行而已而片辭隻字無非可爲條痕掌血如臣微末承此綸音顧何以爲心只自伏地吞聲而已當俟疏　批

之下復以文字聲竭卑悃

承旨崔逸傳諭後書啓　壬子　八月

臣老病垂死之中復遭同氣之戚氣血日益凋喪所餘者一縷殘喘而已日者屢蒙　收召而不得承命者不但自揣之審實無筋力運致城闕雖聞　聖候久違安和而亦不得自力以趍　起居之班每瞻望　宸嚴煬煎心腸而已不料茲者遠　遣喉司之臣宣傳疏　批而至諭以　聖躬之疾病　先王之禮遇臣隕心飲泣不能爲懷臣如有一毫可强之勢則亦有天畀犬馬之性承此　綸音何敢安坐何忍自外顧此澌盡委頓之孱軀雖咫尺戶庭之間猶有

匍匐蹵跚之時況望其四五日道途之遠乎祗伏私次只願無生而已

承旨金益見傳諭後書啓 壬子九月

頃者承旨遠來宣諭 聖批臣震越隕穫餘悸方深茲又洊蒙 異數益不知措身之地 聖恩至此身之無似職之難堪有不暇論固當委身 闕下以俟進退之 命而臣所有宿疾比來添劇委頓床席朝夕俯盡以此筋力寧有起發之望乎孤 恩負罪莫此爲甚瞻望 宸嚴但自涕零而已

假注書沈極傳諭後書啓 壬子十月

日月之明無幽不燭陽春之煦無物不被臣竟蒙

明照煦濡之德獲荷遞改職名之音　聖恩罔極不知所達至於仍　下收召之命則尤不勝簪履之感伏俟疾病少愈還以疏章畢陳餘悃

史官俞夏謙傳諭後書啓　癸丑五月

臣自聞　陵寢有事日夕憂隕垂死病中益無所容矣不料玆者近侍遠臨宣傳　別諭十行　綸音可泣鬼神不知曼天仁覆而瘉我　聖上何至此極耶以臣無狀雖或奔走於埋牢奠瑩之間固不足以少有補益而第以此時退處鄉里豈臣心之所敢安哉雖靡　聖教固當扶曳上去仰瞻　憂勞之　玉色而後歸死丘壑者是臣至願而臣之癃疾有非年歲

之所崇雖不敢歷陳其危苦之狀而大槩朝夕待盡之殘喘也以此筋骸寧有起動之勢乎且竊仄聞陵寢之事或頗歸咎於臣身盖以爲當初不卜於水原而以致歸宿於　先陵之內者是臣之罪也水原之議其時臣果力爭之矣今日之事果因是而至此則臣之罪狀其與雷乙恭丁謂所爭無幾矣雖闔門誅戮固不足以少慰輿情矣臣方席藁私室以俟朝議之所處矣危怖戰震不知所云

禮曹佐郎李英甲傳諭後書啓　癸丑六月

山野賤臣伏在陋地撰述　先陵文字挨以事體有所不敢非但病痼文拙而已也玆將冒死上疏辭免

昨日禮曹郎官以遷陵都監　啓辭傳諭　聖教俾臣撰進新　誌文字臣不勝皇恐隕越卽上疏章陳情乞免矣今者又伏蒙承宣之臣來傳　聖旨開諭丁寧其所以慰拊賤臣者靡所不至臣益讀涕零益不知措身之地也第彼疏斥之人自是名門子弟臣若無罪彼寧如是哉應　旨進言之人以臣之故而反被　聖明之嚴旨臣益不敢自安也惟我　先陵奉和之日臣雖衰朽一息尚存則何敢不進以伸未盡之餘慟哉只慮疾病甚痼朝夕待盡前頭伸縮臣亦不敢自知耳臣纔上辭疏更無所陳

假汪書申琉傳諭後書啓 癸丑七月

事係 聖考陵寢雖執眷員土之役亦當蠲足子來況此兩件文事於臣榮耀極矣何敢遑循以負 聖教哉只緣身有罪名纔上自劾之章未敢遽進而徇馬之疾又方深痼臣不知所出

假汪書柳秀芳傳諭後書啓 癸丑七月

臣於 先大王綸言豈敢待 召而進哉只緣疾病甚痼蹤跡不安冒上疏章以陳情勢矣再蒙 聖批開諭至此臣敢不俛仰就道以死爲限

承旨鄭鎔傳諭後書啓 癸丑九月

臣前承劄 批之後卽當以文字備盡情勢而病未

能焉日前疏本始成將欲封上之際忽聞府院君臣金佑明因　新陵表石之事大加訶斥又論幼學閔愼亂倫之罪使不得居京裏云夫使閔愼亂倫實是賤臣則其罪浮於閔愼矣臣駭怖震悸非惟疏不敢上亦以伏在近京之地爲懼卽將稍遠京邑祗伏俟罪矣千萬夢寐之外　聖慈特遣承旨　教諭丁寧使之還朝臣感刻兢皇罔知攸措臣謹當姑輟行計冒以疏章罄竭危悃

承旨尹深傳諭後書啓癸丑十月

今日啓　陵時臣以待罪之蹤不敢自同諸臣只從巡衛外冒伸祗哭之儀而退伏私處但自哀隕而已

伏蒙近侍之臣來宣疏　批開諭丁寧臣感激震越益無所措臣謹當復詣　陵下懇隨祗事之後以終私悃

假注書李善溥傳諭後書啓　癸丑十一月

臣負犯甚重日俟譴罰之至茲者史官遠來宣諭　聖批臣皇隕震慄求死不得而臣之懊幅略欲陳白則近於自明益增其罪戾故一皆引伏而席藁私室以待有司之照斷而已

宮官諭令後書達　己酉二月

臣疾病深痼志切歸死未暇陛　辭徑先就道回望終南無任渙戀茲蒙　邸下遠遣宮僚俯賜存問感

激皇悚不知所達惟願　邸下毋昵匪人毋聽莠言慎其游處節其飲食親賢愛士勤學好問漸棄童心克成　聖德以副我　宗社生靈之望匪臣言耄皆是聖謨惟　邸下體念焉

又癸丑九月

入城祗事之後以蹤跡不安即出郊外矣茲伏承宮官傳諭存問之　令伏地惶感罔知攸達若於　山陵禮畢之後復爲冒進一瞻　天表仍審　學業所至然後歸死溝壑則無復餘憾而只緣負犯甚重不敢更近城闕瞻望軒陛但有悲咽而已惟願日近筵臣日講帝學以薰陶德性避遠奇衺以爲我東方

萬世無疆之慶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勝區區
祈望之至

尤悔先生文集卷二十二